

内 容 提 要

有谁会想到，曾在香港令富豪谈虎色变，令皇家警察头痛的著名黑帮，竟是当年的红卫兵们；又有谁会想到，在俄罗斯，在东欧，在加拿大，在北美，名声显赫的黑帮中，竟也有以当年的红卫兵们为主的组织。这些当年一心要解放全人类的赤血青年，如今真到了世界各地，他们又是怎么从红卫兵变成跨国黑帮的呢？他们的组织，明显的不同于港澳台黑帮，内部没有严格的等级，没有森严的帮规，彼此间以战友、同志相称，但警察卧底难以卧进，捕获难以奏效；非同路人休想进入；内部分裂不开杀戒；战友蒙难，不管还在不在圈内，皆舍死相救，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谓之“师出有名”。他们的一些人，甚至仍然强烈地眷恋着当年...他们的一切，都和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紧紧相连.....

目 录

第一章	“最高指示”——接头暗号	1
第二章	目标——“解放”唐人街.....	28
第三章	行动——砸烂资本主义旧秩序.....	72
第四章	青春——在和平时代的战火中骚动	134
第五章	偷渡——走另一条革命的路	192
第六章	“红色乾坤”——在无可奈何中造就 ...	229
第七章	鸦片战争是他们最先挑起的， 现在也让他们尝尝厉害	243
第八章	金盆洗手，难以立地成佛	259
第九章	大火并令皇家骑警目瞪口呆	279
第十章	打起背包就出发	289

第一章 “最高指示”——接头暗号



女人在 G 市开有一家店铺。平时，她就静静地坐在柜台里面，非常礼貌地接待着顾客。只要一有人走进店铺，她就站起，点头弯腰致意，用那口温柔动听、十分地道的异国话语招呼顾客。即使是十分挑剔的顾客，她也能让人满意而走。在左邻右舍的眼里，她是一位特别会做生意的中国女店主。

这一天，她的店铺走进一位女顾客，她一看，就知道这是自己的宗族姐妹。只要一看到中国顾客，她便格外兴奋。她立即起身，脸上挂满更多的笑意。她用标准的中国国语问道：

“小姐你好，请问是中国人吧，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呀？”

小姐往上挑了挑那头蓬松的髻发，用一个手指顶了顶贴着鬢发的水晶眼镜脚架，用不屑的口气回答说：“NO，NO，对不起，我不是中国人！”

女人一听，愕然了，不是中国人？！中国话能说得这么好？！她可还从来没看错过人的啊。她忙又笑吟吟地说：

“那么请问，小姐难道是日本人？”

“不，我是台湾人！”小姐傲慢地说。

“他妈的，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吗？！”她的脸色勃然而变，两道柳眉蹙了拢来，霎时间变了一个人，粗鲁话立即随口而出，“你他妈的连自己的祖宗都不敢认，你给我滚出去，老娘的东西不卖给你这号野种！”

她从柜台内一跃而出，伸手抓住小姐，搽到店外。

店铺门口立时大乱，一下聚满了围观的人。

“看什么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内政’！关你们什么鸟事？”气愤已使得她把竭力学到的，罩在脸上的文明外壳冲得不知去向。平时告诫自己凡事要以西方式幽默对待的箴言也丢到了爪哇国里。

她的话音还未落，几个大概也是像她一样来到这个国家的外国人气势汹汹地走拢来，说她殴打顾客，动手便砸店铺。她知道是来了早就蓄意挑衅的帮客，双眼一横，眼光如同蛇吐信子一般迅疾一扫，一支小巧的手枪已子弹上膛，手一挥，“当当当”，三条大汉应声倒地。等到围观的人惊醒过来，她已不见了踪影。

很快，这个女人被传得神乎其神，有说她是位中国女侠，专程来到N国取仇家的头颅；有说她是国际特工，特来擒杀国际贩毒分子，因为被打死的人中正有一个是贩毒集团的头头；更多的则是惊恐，说千万别和一个长得漂亮、看似温柔的中年支那女人顶嘴，一顶嘴她就要杀人！只有警方将她列入了黑帮，一个并没有什么势力的中国黑帮组织的小小分子。但警方并不着力追捕，甚至还庆幸这个“小小分子”帮他们除掉了

另一个黑帮头子。

二

文中的 N 国位于北美洲。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故将故事发生的国家和城市均以字母代称。这个因为一个台湾小姐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而引起纠纷，在一瞬间便杀死三个黑帮分子的女人，的确是中国黑帮组织的一个成员。但这个中国黑帮组织不是那些早在 N 国扎根多年的什么福建帮、广东帮，而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才到 N 国，并且是不分地域，不分出身的一个组织。关于这个组织的详细情况，后面会有介绍。这里先说这个在 N 国华人中被传说得神秘之至，厉害之至的女人，是如何对付要追杀她的黑帮的故事。故事源自于一位回老家探亲的在 N 国留学的朋友之口。

夜幕降临。G 市最豪华的酒店一间套房中，一个形同种牛的汉子躺在床上，他一丝不挂，乌黑的胸毛两旁晃荡着两堆白得耀眼的活动肉体。那是两个应招而来的白种女人。他们正在从事着被称为“三明治”的床上运动。汉子知道应招而来的女人用的都是假名，但假名也好，真名也好，于他全无所谓。就如同他自己的名字一样，他叫保罗，也是个假名字。他出了钱，要的是服务。而这两位女郎果然本事高超，新式花样层出不穷，令他非常满意。

这个此时名叫保罗的汉子累了，但应招女郎仍然在非常努力地工作着。“职业道德”督促着她俩不得不停地动作，除非客

人喊暂停，否则是不能停下来的。保罗就任凭她俩继续“工作”，自己则一边享受着她俩“工作”带来的愉快，一边欣赏着电视节目。

一个女郎发现他的精力不太集中，就说，亲爱的，我去把电视关了，好吗？另一个则赶紧说，亲爱的，还是我去关，我去关吧。保罗很礼貌地说，亲爱的，你们是想趁机休息休息吧，“工作时间”是不准随便离开岗位的呵。不要关，我正在听新闻里的胡说八道呢。

电视新闻报道了一些例行琐事后，女主持人的声音突然显得有点激动：

“……本市莱瓦兹区发生一起凶杀案，被打死的三人中，经确认，有一人系警方正在追捕的毒贩，他的名字是……”

电视机响起一阵噪音，画面上全是雪花。

对于这些凶杀案，保罗本来是不感兴趣的，可听说被打死了一个毒贩，他倒是挺想看一看。因为 N 国好几个有名的黑帮组织都有贩毒这个“业务”，为了抢占毒品市场，经常斗得不亦乐乎。

“他妈的！不想看时一天到晚叫个不停，想看时偏偏没有了。”保罗朝电视机狠狠地骂了一句。

“亲爱的，你不是骂我们吧？我们可是在认真地服务呵！”一个女郎娇滴滴地说。

“不关你们的事。”他的眼睛仍然盯着电视机。

电视机画面恢复了正常，可是关于凶杀案的报道已经结束。

“使劲点。”他烦躁地喊道，用脚朝一条白腿蹬了一下。

“哎哟！”被蹬着的女郎故意失声而叫。

“叫什么叫，还真踢痛你了啊？该叫时不叫，不该叫时乱

叫！”

“亲爱的，别发火啊，我再给你来个最最温柔的。”另一个女郎赶紧说道。

电话铃响了。

“亲爱的，你是不是需要去接一下？”

“不接，不接。”

电话铃响个不停。

“亲爱的，我去把电话线拔掉吧，免得它影响我们的情绪。”一个女郎爬起来。

“对，拔掉它！拔掉它！”

当爬起来的女郎扭扭摆摆地往电话机走去，正准备拔线时，保罗又突然喊道：

“别拔，老子还是接一下。”

有谁知道我在这里呢？烦躁的保罗觉得所有的快意全没有了。他猛地坐起，将还偎依在身边的女人往旁边一掀。

他抓起电话，刚“喂”了一声，忙用手捂住话筒，另一手朝两个女人一挥，做了个要她们赶快滚的手势。

两个女人忙卷起衣服，顺手抓起他早就丢在桌上的钱，走了。

他虽然接电话接迟了，但对方并未发火，仍然绅士般地对他说着话。可他却立即站得笔直，用那种印度巡捕见了长官的姿势站立着。

“是，先生。我照您的指示去办。是，我明白，先生。”

对方说了很久，他只是不断地重复着“是”和“明白”。

放下电话，保罗嘘了一口长气。幸亏还是接了这个电话。否则，可就惹下大麻烦了。这位“先生”可是得罪不起的啊！紧接着，他开始思索“先生”在电话里的指示，他点燃一支古

巴雪茄，雪茄燃起的烟雾越聚越多，越聚越浓，渐渐包裹了他赤裸的、肌肉暴凸的全身。他那张英俊的脸上，慢慢地，慢慢地，堆上了杀气。

三

一个被称作乡村俱乐部的保龄球馆内，陆陆续续来了七个就这个国家而言的外国人。但他们并不准备玩保龄球，他们一到来后，保龄球馆就暂停开放，不允许任何人进来干扰。

门外溜达着几个身穿皮大衣，看似玩客，其实是全副武装，保持着高度警惕的便衣警卫。

馆内的人很随意地围坐着，却是在决定着战略方针。

首先把问题提出来的人正在继续着他的发言。

“……吉尔被一个支那女人杀了，吉尔的身份已被警方确定……”

“那个支那女人和警方有没有关联？对我们有没有危险？”一个人问道。

“她不会是警方的线人或卧底吧？”

“支那女人杀吉尔，应该是一个偶然事件，她和警方没有关联。而且，那个支那女人，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从她来到这里后，没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也正因为如此，吉尔严重地低估了她，没想到那个女人，出手这么狠……”

“她决不是个只做生意的女人，她的过去，只是我们没了解到而已。”

“管她的过去干什么，她杀了我们的人，就决不能放过

她！”

“对！决不能放过她！”

“先说说具体方案吧，怎么处置那个女人？”

“这个，我已经安排好了……”

“安排的人不会出差错吧？”

“可以放心，凡是交给他的任务，他从来没有失过手。”

“得尽量做得秘密些，不要引起警方注意。”

“好了，这件事就不用多说了。现在的问题是，先生们，该对支那人采取行动了，不能再让他们这样下去了。”

“我赞成。把支那人统统赶走，把他们的地盘统统夺过来。”

“我同意。”

“我也赞成。”

与会的七个人全投了赞成票。

“好，先生们，通过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具体行动。支那人中有个密斯脱焦，自称是他们的头，他提出愿和我们谈判……”

“和支那人有什么好谈的！他们从来就只知道窝里斗，有那么一个什么功夫片，叫什么名字来着，主演者是位香港明星，叫周润发吧，对，周润发，风靡一时，演倒是演得挺逼真，像那么回事，演的就是支那人的窝里斗。”

“他们滚蛋，就是我们的条件。”

“对，对。”

“条件吗，当然是他们滚蛋。不过，密斯脱焦答应让步。”

“只能是无条件地撤出。他如果附加什么条件，不行。”

“那就用他们支那人的话说，先礼后兵嘛。”

“可也得提防支那人的狡猾哟，孙子兵法就是支那人的发

明。”

.....

会议在几乎没有什么争议的情况下通过了“决议”，那就是向支那帮宣战，将支那帮赶走。

会议结束。馆内的人不是一起往外走，而是一个一个地走。这一个走了后，另一个隔十几分钟才走。一到了馆外，该当老板的恢复了老板面貌，该当律师的夹起了他的黑皮包，该当伙计的亮出了伙计的喉咙.....一切又按部就班，恢复了本来面目。

一群打保龄球的相拥走进保龄球馆。

乡村俱乐部仍是热闹非凡。

四

一辆出租汽车将保罗载到了临近 G 市的卡里镇。他塞给司机一张钞票，走进了镇上的一家酒店。

酒店老板一见来了客，格外热情地将他引进一间套房，一边介绍酒店的种种为顾客着想之处，一边问保罗是不是来镇上观光，他能给保罗提供出色的小姐导游。保罗感谢老板的殷勤时，顺便问道：“这儿的中国餐馆多吗？”

“先生想吃中国菜啊，有有有，镇上的中国餐馆有很多。不过，本店的菜也会合先生口味的，先生想吃什么，尽管吩咐。”

殷勤的老板为保罗介绍出一连串的本店特色菜，可保罗已经不耐烦了。

“好了，你走吧。有事我会叫你的。”

“好的，好的。先生你好好休息。”老板恭顺地走了出去。

老板走后，保罗一边打量着房间，一边在心里想着上司交待的任务。一个支那女人，长相漂亮，年约三四十岁，看上去更年轻一些，但有着职业杀手一样的敏捷。唯一的线索是，这个支那女人有个情人，在卡里镇开过餐馆。

有着职业杀手一样的敏捷，保罗轻蔑地笑了笑。长相漂亮，对保罗倒是有很大的吸引力。三四十岁了，年龄确实大了些，但只要看上去年轻就好。保罗想着在完成上司的任务之前，如果能和这个女人睡上一觉，那也不失为一种浪漫。和漂亮的有着职业杀手一样敏捷的支那女人打交道，他觉得很刺激。特别是想到先和这样的女人睡觉，然后再杀死她，用她的鲜血涂满她那赤裸的雪白的身子，那种刺激，比喝法国红酒还来劲。遗憾的是她在这里有个情人，她那个情人长得是个怎么样呢？难道能胜过我？首先得找到她的情人，找到她的情人才能找到她。一想到来的任务是得先找到那个女人的情人，他竟有点像不得已要去寻找情敌一样。

保罗推开浴室的门，看着豪华的浴缸，不由地咧开嘴笑了。他想，如果将那个支那女人全身剥光，双手捆绑，丢进这个浴缸里，自己再好好地给她洗一洗，搓一搓，然后用巧克力将她上上下下地涂一遍……嘿！他感觉到一阵兴奋已经涌上全身。

好啦，现在先应当让自己好好洗一洗吧。他将浴缸放满水，脱掉衣服，钻了进去。

从浴缸里出来，他躺到宽大而又舒适的床上，美美地睡了一觉。然后开始到镇上去走，去找中国餐馆。

镇子其实很大，也很繁华。中国餐馆林立。保罗不敢直接

进中国餐馆去打听，他知道中国人特好传话，直接打听很快就会走漏风声，他得有选择性地进去吃饭，你一去吃饭，餐馆老板会特别高兴，在吃饭时，随便问一问，老板才不会反问你找这个人干什么，才会乐意告诉你。

保罗按照心中排出的吉利数字，选择了一家中国餐馆，走进去，点了几个菜，要了一瓶松子酒，慢慢地喝着。直到老板来问他还需要些什么时，他才似乎不经意地说道：

“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也在这儿开餐馆。”

“哦，他叫什么名字？”

“叫李凯。李凯先生。”

“李凯？”老板想了想，“我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我去帮你问一问他们。”他指了指厨房。

过了好一会，老板才走出来。

“对不起，先生，对不起，没帮上你的忙。我问了所有的伙计，我的伙计都不知道这个人。”

“没什么，没什么，真是太感谢了。”

保罗付了钱，在老板“欢迎再次光临”的恭送声中走出餐馆。他装作闲逛，走一段路后，又钻进另一家中国餐馆。照样点菜，喝酒，照样似乎很随便地打听。可是吃了好几家，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对不起，先生，没帮上你的忙……”中国菜却已将他胀得够呛。他想，照这样下去，“情敌”没找到，自己可就会被吃肥吃胖喽。自己的体形变样了，那个女人可就不会爱我了。他诙谐地笑了笑，还哼了几句家乡的小调。

五

三天过去，保罗一无所获。他笑不出了，更唱不出了。李凯，李凯，这个人好像根本就没在这儿呆过一样。没有一个人知道，没有一个人听说过。开过餐馆的人，这些和他同行的家伙竟然都不知道。这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难道是名字不对？上司提供的不会错。更不能怀疑。他开始有点儿紧张了，如果任务不能完成，那么回去等待他的……他突然感到身上有点寒冷。

这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自己在哪里露出了破绽？他开始认真地检点自己来到这个镇上的一举一动。从下了出租车进住宿的酒店开始，不放过一点一滴。他想来想去，没有任何环节出现纰漏啊！

检点完后，他又想，为了找到这个该死的李凯，他已经三天没有找女人也没有开怀畅饮了。在那些中国餐馆里，每次都只能象征性地喝上一杯。此刻，想痛快地喝一回酒的欲望强烈地攫住了他。

到酒吧去！

当他一想到要去酒吧时，立即又为自己找出一条去酒吧可不是为了喝酒，而是应当去的理由：到那里去呆上它几个小时，再好好地想一想，他可还从来没失过手的呵。

他走进酒吧，酒吧里挤满了人。一眼看去，就能发现许多来这儿找工打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啊，只知道也只能到中国餐馆打工。可一个中国餐馆，又用得上几个中国人呢？他竟然

有点儿为中国人叹气。就在这一叹气间，他忽然想到，那个李凯，会不会在酒吧呢？瞧这酒吧的生意多好！对，他李凯为什么就要死守着个餐馆不放呢，为什么就不能来开酒吧呢？

他又兴奋起来，决心去碰碰运气。

他在心里编好一套词儿，他对酒吧的伙计说，他有个朋友，这个朋友在他遇到危难的时候帮过他的忙，现在这个朋友的朋友出了事，他不能坐视不管，所以他必须找到这个朋友。酒吧伙计听他说了一大串，有点着急。

“先生，你要找的这个人到底叫什么名字？我这儿忙不过来呢。”

“李凯。他叫李凯。”

他刚一说出李凯，伙计就说：“你这位先生真是好耐性，你早说不就得了？李凯，他每晚都要来的，现在还早，先生反正有好耐性，在这里等着也行。他一来，我就要他找你。”

这一下，保罗真正地兴奋不已了。没想到找了好几天的“情敌”，在这里一下就给找着了。他在心里开始想着那个“情敌”的模样，是凶悍，威猛，还是和那个女人一样，有着职业杀手的敏捷？见面后，该怎样和他说，才能将他引进自己住的房间。只有将他引进房间，才能逼他说出女人的藏身之处。

他看了看手表，觉得时间的确还早，便决定晚上再来，先回房间去给这个即将出现的李凯准备准备。

晚上，保罗再来到酒吧时，他已作好了一切准备。他在房间里准备了一瓶酒，酒里放好了一种名叫“箭毒”的毒药。那是印第安人调制的，专用来涂在箭头上射击仇敌的巨毒。按中国人的说法是见血封喉，立马倒毙。他在逼问出那个女人的下落后，就要给这个李凯，他的“情敌”喝这种酒，一方面以示“奖励”，另一方面是对他害得自己苦找了三天的惩罚。

他喝着酒吧调制的鸡尾酒，抽着雪茄，等着李凯的出现。为了让酒吧伙计别忘记告诉李凯，他特意给了伙计一笔不菲的小费。

他眼睛盯着酒吧门口，特意注视那些进来的个子高大的中国人。他给自己定了几条铁的规矩，一是不许贪杯，万一喝醉了，和那个李凯交起手来，反被他撂倒了不值；二是不许分心，若让那个等了好几天的李凯从眼皮子底下溜掉，岂不是前功尽弃？因而，尽管酒吧里跳起了草裙舞，那一溜白的白得晃眼，黑的黑得泛光的大腿，仍然没将他的眼光给吸过去。

酒吧里人越来越多。有不少漂亮的姑娘在和男人们放肆地调笑着。保罗的心里不能不蠢蠢欲动，却又不能不拼命地压抑。

可是等了两个小时，仍然不见那个叫李凯的出现。

他开始有点烦躁，是不是自己在酒吧里又露出了什么破绽呢？不可能，他仅仅只是找这么一个人而已，即使被找的人对他有所怀疑，见面总还是会来的，来了后，才能弄清楚他来的目的啊。

保罗对自己有着充分的自信，只要不喝醉，不管那个名叫李凯的是个什么样的人，他都能够应付自如。

他正在胡乱地想着时，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步态趑趄地走到他身边。

“是你想请我喝酒吗？”小伙子拍了拍他的肩膀。

他妈的醉鬼！他在心里骂了一句，又不由地朝小伙子瞥了一眼。

用中国话来说，这个醉鬼长了一副好皮肉，是个典型的中国奶油后生。但从他的装束来看，更像个靠以皮肉从女人口袋里掏钱为生的男妓，或是个搞同性恋的家伙。

“我说过要请你喝酒吗？”保罗说。他因为有任务在身，不愿搭理。否则的话，他倒也乐意和这个漂亮的男妓或同性恋者走走旱路，乐上一宵。

“你不是要找李凯吗？你连一杯酒都舍不得请的话，他可要走了呵。”男妓含含糊糊地说，“有的是人请我，我的生意好着呢！”

保罗略微有点惊讶，他没想到要找的“情敌”竟是个男妓。但他很快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一个如同职业杀手的女人，找一个男妓做情人，就如同他自己也爱找妓女一样，要的只是个刺激。

小伙子在他对面坐下了，双手撑着头，显得很憔悴，一副疲惫不堪的相。

不知道才从哪个女人或男人的床上下来。保罗想。这号人渣，竟害得我找了他好几天。

保罗替他要了一杯啤酒，可小伙子摇了摇头，他不要啤酒，要加苏打水的威士忌。

“好吧，威士忌就威士忌。”保罗朝服务生打了个手势，厌烦地替他换了一杯威士忌。

小伙子的头伏在桌上，直到威士忌到来，才又勉强支撑起来。

看着他那醉醺醺的相，保罗忽然明白，这家伙是开餐馆赔了钱，破了产，走投无路了，只好干起了这一行。他感到自己原来作好的准备算是全白做了。只要给这个家伙一张钞票，他就会乖乖地跟着走。

小伙子那张漂亮的脸上没有半点血色，酒精使他的脸越发寡白。他那双毫无神采的眼睛，总是呆呆地盯着手中的酒杯。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保罗问。

“找我的人还有别的什么事吗？”小伙子嘶哑地笑了起来。这种笑声让保罗很不舒服。

“你们找我，都只有一个目的。上床。你，也不例外。”小伙子一仰头，喝下一大口威士忌。

“你这样自以为是？”

“当，当然。不过，我会满足你的，别看你牛高马大，我，我也照样能让你高兴，高兴。”

保罗不愿意再和这个废物□嗦了。行啊，是你自己送上床来的，我先试试你这个细皮嫩肉的家伙再说。他站了起来。

“那么，我们就谈妥了。跟我走吧。”

男妓歪歪倒倒地跟着保罗走进了他居住的酒店，酒店老板轻轻地嘟哝着他的房客，酒店里有那么多好姑娘不找，去带个同性恋者回来。男妓一进保罗房间，就看见了摆在茶几上的那瓶放有箭毒的酒。他一把抓过来，嚷嚷着还要喝。

保罗劈手抢过来。

“喂，你听着，我可没答应再给你付酒钱。”

这个时候，可还不能让你死。保罗心里说。

“你这人，真性急。”男妓说，“好吧，你先脱呢，还是我先脱？是直截了当地干呢，还是先玩玩特殊的？”

男妓脱掉了自己的外衣。

保罗似乎看见他的胸部有点儿隆。他妈的，还是个人妖。

“你难道不应当先去洗一洗吗？”保罗指了指浴室。他突然想到浴室里那豪华的浴缸。他妈的，得先让这个家伙去享受了。

男妓一边嚷着真□嗦，一边不情愿地朝浴室走去。

浴室里响起了哗哗的水声。

“喂，你不进来吗？”浴室里传出男妓的喊声。